

袁中郎尺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版

袁中郎尺牘

定價一元二角

大 方 書

金 汝

李 寶

大 方

上海四馬路中市東華里

總發行所

出版者
閱人

分發行

經教新九
緯育文上
上海山化上
書東書東
路書路書
局店社局

藏盛局

有所權版

分售處外埠各大書局

袁中郎書牘目次

寄同社	一	瞿太虛	六
寄散木	一	李宏甫	六
家報	一	龔惟長先生	一
龔惟長先生	一	伯修	七
丘長孺	一	王以明	七
毛太初	二	答人	八
王子聲	三	陳志寰	八
蘭澤雲澤叔	三	羅隱南	八
江長州進之	三	龔惟學先生	八
龔丹徒	四	管寧初	九
楊安福	四	梅客生	九
吳因之	四	湯義仍	一〇
湯義仍	四	管東溟	一〇
徐漢明	五	沈學博	一〇
沈博士	五	王百穀	一一

龔惟學先生	一一	伯修	一一
王以明	一一	皇甫二泉	一七
李子鬱	一一	聶化南	一七
沈廣乘	一二	與友人論時文	一八
劉子威	一一	陶石匱	一八
潘去華	一三	陳志寰	一九
徐少府	一三	孫太府	一九
朱虞言司理	一四	陶石賓	一〇
方子公	一四	吳曲羅	一〇
小修	一四	朱司理	一〇
家報	一四	沈何山	一〇
朱司理	一五	何湘潭	一一
曹魯川	一五	董思白	一一
張幼于	一六	朱司理	一一
江進之	一六	龔惟長先生	一一
李本建	一七	欽叔陽秀才	一一
吳曲羅司理	一七	張幼于	一一

伯修	一一三
李健翁	一一三
羅郢南	一一三
張幼于	一一四
馮琢菴師	一一四
丘長孺	一一四
湯隕陸	一一五
陶石簧	一一五
王闢溪	一一六
江進之	一一六
董思白	一一六
曹以新	一一六
華之臺	一一六
管東溟	一一七
孫心易	一一七
王孟晉	一一八
顧紹芾秀才	一一九

何常熟	一一八
朱司理	一一八
又	一一九
諸學博	一一九
錢象先	一一九
王伯穀	二一九
朱司理	二二〇
徐漁浦	二二〇
范長白	二二〇
江進之	二二一
倪崧山	二二一
王瀛橋	二二一
江進之	二二一
黃綺石	二二一
李本建	二二一
聶化南	二二一
屠長卿	二二一

曹以新王百穀	三三	沈廣乘	三九
王衷白	三三	徐崇白	三九
張幼于	三三	王百穀	三九
馮秀才其盛	三三	錢象先	四〇
陶石簣	三四	華中翰	四〇
湯隕陸	三四	王百穀	四〇
朱司理	三四	朱司理	四一
江進之	三五	吳敦之	四一
梅客生	三五	錢東溟	四二
虞長孺僧孺	三六	徐問卿	四二
孫心易	三六	張幼于	四三
羅澄溪	三六	管進之	四四
與仙人論性書	三六	李季宣	四五
陳正甫	三七	張武進	四五
伯修	三八	錢象先	四五
趙無錫	三九	江進之	四六
		與王給事	四七

答陶石賓編修	四七
答梅客生開府	四七
答陶石賓	四八
答梅客生	四九
又	四九
與陳正甫提學	五〇
答朱虞言司理	五〇
答陶石賓	五一
答范光父水部	五一
答梅客生	五一
孫司李	五二
蘭澤雲澤兩叔	五二
與陶石賓	五三
答樂之律	五三
與李龍湖	五四
答張東阿	五四

又	五四
與沈伯函水部	五四
與李子髯	五五
與江進之廷尉	五五
答謝在杭司理	五五
答李元善	五五
答毛太初	五六
答王百穀	五六
答梅客生	五七
與郝仲興	五七
答沈伯函	五七
馮侍郎座主	五八
龔惟長先生	五八
答王以明	五九
焦弱侯座主	五九
又	五九
李龍湖	六〇
	六〇

又	六〇	答李本寧	六五
答王則之檢討	六〇	與黃平倩	六五
答吳敦之司理	六〇	答郭青螺中丞	六六
答梅客生	六一	答黃竹實	六七
與無念	六一	答小修	六七
與謝在杭	六一	與于念東開府	六八
與潘景升	六二	答友人	六八
與張日有觀少參	六二	答汪右轄以虛	六八
與陶祭酒	六二	答段學使徽之	六八
與黃平倩	六三	與楊長安	六八
答劉雲嶠祭酒	六三	答郭美命	六九
與死心	六三	與梅長公	六九
與夏徐州	六四	與朱玉槎	六九
答臧參知	六四	與沈冰壺	七〇
與沈銘綸司書	六四	答劉九州	七〇
與段青園憲副	六四	馮琢菴師	七一
答孟曹縣	六五	又	七一

答謝在杭	七	七八
答王繼津大司馬	七二	七八
答陶石賓	七二	七八
答李元善	七二	七八
答顧秀才紹芾	七三	七八
答吳觀我編修	七三	七八
李龍湖	七三	七八
答陳正甫	七四	七八
家報	七四	七八
答無念	七五	七八
答陶石賓	七五	七八
答黃無淨祠部	七六	七八
答陶石賓	七七	七八
與無念	七七	七八
寄楊烏棲	七八	七八
答梅客生	七八	七八
又	七八	七八
又		又
湯義仍	八四	七八
答陶周望	八五	七八

王則之宮諭	八五
王百穀	八五
答徐見可太府	八六
又	八六
與耿中丞叔臺	八六
王百穀	八七
答陶周望	八七
蕭允升祭酒	八八
顧升伯宮允	八八
金給練	八八
羅雲連	八九
黃平倩	八九
與友人	九〇
答吳本如儀部	九〇
李湘州司業	九一
曾退如編修	九一
答費太府	九一

答董玄宰太史	九二
答薛左轄	九二
答李西卿	九二
與李杭州	九三
與王百穀	九三
潘茂碩	九三
蘇潛夫	九四
陶周望祭酒	九四
答錢雲門邑侯	九五
與蔡嘉興	九五
與陶周望	九五
與曹進士平子	九六
答曾退如	九六
錢邑侯	九六
汪觀察	九七
袁無涯	九七
答王百穀	九七

陶孝若	九八
袁無涯	九八
答沈何山儀部	九八
劉行素儀部	九九
答塞督撫	九九
上孫立亭太宰書	一〇〇
與劉雲嶠祭酒	一〇一
乞歸稿一	一〇一
乞歸稿二	一〇二
乞改稿一	一〇三
乞改稿二	一〇四
乞改稿三	一〇五
乞改稿四	一〇五
乞改稿五	一〇六

袁中郎書牘

寄同社

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里糧長來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向後景狀如何，先此報知。

寄散木

散木近作何狀？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作詩不成，即當專精下棋，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當一意蹴踘，如世所稱查八十郭道士等是也。凡藝到極精處，皆可成名，強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幸勿一不成兩不就，把精神亂拋撒也。知尊多藝，故此相砥勉之哉！

家報

天下奇人，京師者，兒已得遍觀。大約趨利者如沙，趨名者如礎，趨性命者如夜光明月，千百人中，僅得一二，人一二人中，僅得一二分而已矣。三哥頗爲同儕所推許，近日學問益覺長進。昨悔中丞邀請數次，因塞上苦寒，尚未及行。梅真好漢也，兒恨不識其人。三哥識有餘而膽氣未充，正是多會人廣參求之時，想故鄉一片地，橫是麟鳳寒滿，真不必令其在家也。

龔惟長先生

數年閑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實當官耳。尊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日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鳴，燭氣薰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簾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元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爲訓。古來聖賢，如嗣宗、安石、樂天子、瞻齋、阿英輩，皆信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鄰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異哉！

丘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無念耶？弟作令備極艱，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齋，看詩讀書，不得如往時攜候子登虎邱山故事也。近日遊興發，不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寞也。如

何?

毛太初

弟已得吳令，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也。兩甥想益聰明，讀書何處？肉鋪河畔，三叉港前，恐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移至縣中，如何？大凡教子弟，一要擇地，二要出學錢，銀中不可夾銅，貨中不可夾布，此尤第一緊要事。計此字到時，田中青翠可愛矣，要得富渠真正下老實種田，莫兒戲，一生三十歲，何可使囊無餘錢，圃無餘米，居住無高堂廣廈，到口無肥陌大肉，也可羞也。

王子聲

弟屈指半生別苦，惟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病非情，亦復填膺之甚，卽弟亦不知所以也。征東將軍主人無驚人先生，遂亦無僕矣。惜哉！此將軍無緣甚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再見何期？令人腸痛。

蘭澤雲澤叔

金闕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書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釐之羣，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窮衣百結之糧，簗口利舌之刁民，及蠭蟲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於令？令何關於蘇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徇所懸？語詰實際，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尚有袁知縣脚跡不？

江長洲進之

雖說吳令煩苦，其實良朋相聚，亦是快事。他日虎丘一塊石，太湖一勺水，傳吾兩人佳話，未可知也。

龐丹徒

何物拳石，如此突兀。弟已得縱觀其盛，但尙負焦山一日債耳。已暮不能入城，明晨當奉謁。環城皆山也，一樽一榼，一笑唯命。

楊安福

燕中讌集，略見高雅，然尙未得盡傾腸胃。喉中隱隱，有如許欲吐未吐之物，至今尙鬱鬱胸臆間也。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砍斷，頂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人苦令耶？抑令苦人耶？夫古有鳴琴飛鳥，栽花種柳者，不知此輩有何工夫，作此閑技，倆古今人不相及，豈直倍屣哉！

吳因之

前與顧湛菴談一夕，甚快。出禪入儒，有書冊來所未賜，因憶爾時，若得因之在座，點綴數語，當益佳，惜緣慳耳。因之近日作何行徑？他日作何了？當宰官耶？頭陀耶？行年四十，脚跟不定，待何時？定若弟，則願爲人中牛馬。天中修羅法中散聖，雖不知於大道如何，然弟受用如此足矣。世無海若，故河伯傲然不足，願請益焉。

湯義仍

作吳令，備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復云：「鵠般白，鴉般黑。」由此推之，當不免矣。人生幾日耳！長林豐草，何所不適，而自苦若是。每看陶潛，非不醜貧者；但欲官之心，不勝其好適之心。醜貧

之心不勝其厭勞之心，故竟「歸去來兮」，甯乞食而不悔耳。弟觀古往今來，唯有討便宜人，是第一種人，故漆園首以逍遙名篇。鵬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籠致之。若其可籠，必鵝鴨鷄犬之類，與夫負重致遠之牛馬耳。何也？爲人用也。然則大人終無用哉？五石之瓢，浮遊於江海，參天之樹，逍遙於亦莫之野。大人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龍配大人乎？龍何物也？飛則九天，潛則九地，而人豈得而用之？由此觀之，大人之不爲人用久矣。對大人言，則小人也；弟小人也，人之奔走驅逐我，固分，又何厭焉？下筆及此，近况可知。知己教我。

徐漢明

讀手書，不啻空谷之音，知近造卓然，蓋信小修向日許可之不謬也。弟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莊周、列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幾千載，數人而已。已矣！不可復得矣！出世者，達摩、馬祖、臨濟、德山之屬皆是。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諧世者，司寇以後，一派措大，立定腳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滯處多，不能迥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乘有餘，起乘不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爲禪也，戒行不足以爲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要緊人。雖於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爲自適之極，心羈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聖賢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爲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世有述焉，吾勿爲之矣。近見如此，敢以聞之高明，不知高明復何居焉？

沈博士

作吳令，無復人埋，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汎如風，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故園松菊若復隔世。夫伯鸞脩工人耳，尙爾逃世。彭澤乞丐子耳，差見督郵，而况鄉黨自好之士乎？但以作吏此中，尚有一二件未了，事欲了，故爾遲遲，亦是名根未除。若復桃花水發，魚苗風生，請看漁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徑矣。嗟乎！袁生豈復人間人耶？寫至此，不復神魂俱動，尊丈幸勿笑其迂也。

瞿太虛

宏甫曾相見否？不到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遼天。無盡居士若不踢番溺壺，恐怒以兜率悅爲文章僧耳。

李宏甫

作吳令亦頗簡易，但無奈奔走何耳。家弟爲梅大巡撫接去，聞兩人者甚相懼。弟來書云：「不數日，當至吳轉首，卽至湖上矣。」吳中無一人語及此，幸牀頭有藏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有便莫惜佳示。

龔惟長先生

「無官一身輕，」斯語誠然。甥自領吳令來，如披千重鐵甲，不知縣官之束縛人，何以如此不離煩惱，而證解脫，此乃古先生誕語。甥宦味真覺無十分之一，人生幾日耳，而以沒來由之苦，易吾無窮之樂哉！計欲來歲乞休，割斷藕絲，作世間大自在人，無論知縣不作，即教官亦不願作矣。實境實情，尊人前何敢以套語相誑。